

# 首届“百花奖”诞生和颁发前后

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,国际风云变幻,加上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,中国人民面临着极为严峻的考验,而电影工作者却勇敢地挺立潮头,除了在1959年国庆10周年时奉献了一大批优秀影片之外,他们还咬紧牙关、勒紧裤带,创作拍摄了许多今天看来依然是经典的作品。

## 周恩来香山上提议办百花奖

1961年6月1日,为了进一步鼓励电影工作者的积极性,中宣部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了为期一个月的全国电影工作会议,在周恩来的亲切关怀和具体指导下,新侨会议对此后的电影事业发展起了扭转局面的根本作用。

6月28日,会议全体代表高兴地“搬家”,来到香山休整几日。

那是一座曾经的皇家园林。北影厂导演兼演员谢添摇着扇子,踱着方步:“朕”也是第一次来到这里避暑,比热河强多了……”引得大家哈哈大笑。

7月1日一大清早,周恩来来到香山。大合影拍完后,北影演员于洋就嚷着,要刚刚从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获得最佳女演员奖的于蓝请客,田华、秦怡、黄宗英几个都跟着起哄,于蓝指着丈夫田方说:“今晚让他奉献两瓶小烧。”一旁的周恩来挤了过来:“我也要祝贺于蓝同志,新中国的女演员第一次在国际上的大电影节获奖嘛!”周恩来还关切地向于蓝询问莫斯科国际电影节的情况:“这个奖是怎么评出来的?”

于蓝告诉周恩来,评委会有十几个

来自全世界的电影专家,反复讨论,然后记名投票。周恩来若有所思地说:“新中国成立十多年了,中国的电影院还挂着苏联电影明星的照片,我们还没有一个自己的电影奖。我们也要有自己的人民演员或者功勋演员,自己的明星嘛,我们的奖应该让人民评,让观众投票!毛主席说,百花齐放,百家争鸣,我们的电影拍得好不好,群众最有发言权。我看,是不是可以叫作百花奖?”

北影演员李景波幽默地调侃:“评这种奖,肯定没有我们的份。”

周恩来问:“为什么?”

专门演反派角色的北影演员陈强接过话茬:“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,明摆着吗?我们这几个老演坏蛋,群众都恨死了,谁投我们的票?”

大家都乐了,周恩来却没有笑,非常认真地说:“我们评奖,不论演员装什么角色,是看他把角色演得好不好。”他指了指身边的赵丹:“像阿丹,从前是大明星,《乌鸦与麻雀》的‘小广播’,他演得好,就可以评一等奖;《为了和平》,演得一般嘛,就不给奖。陈强同志,虽然你演恶霸黄世仁,演好了,人民不还是照样喜欢你吗?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,不管演好人演坏人,演主角演配角,一样可以给评奖。”

周恩来转身对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(中国电影家协会前身)的负责人说:“你们要搞一个由群众来评定影片的奖项:电影院挂照片的事,我看可以让中影公司配合落实。这两桩事情,夏衍同志牵头。”

## 热火朝天的首届百花评选

十月的北京,金风送爽。当月的《大众电影》上,刊登了经周恩来审定的启事:“为了鼓励工农兵方向下的优秀影片,促进电影艺术创作的百花齐放,《大众电影》将举办1960年-1961年国产影片群众性评选,并按照群众评选结果给予优秀影片以奖励,定名为‘百花奖’。”

同时,杂志上还一一列出了包括最佳故事片、最佳编剧、最佳导演、最佳女演员、最佳男演员等在内的15个奖项名称。

当月中旬,《大众电影》刚刚出刊,就受到了观众极为热情的响应,车间、田头、军营、学校……东西南北中,工农商学兵,各界群众欢欣鼓舞,踊跃参与。虽然当时处在艰苦奋斗时期,但许多观众宁可省下三四顿饭钱也要去购买《大众电影》,更有凌晨3点就去排队的。有几千人的矿山,数百职员的商场,只订了一本杂志,怎么办呢?大家七嘴八舌,意见不统一啊!领导就采取抓阄选代表或开全体大会的办法,先讨论,再摸底,统一思想后郑重填写选票。

短短3个月,《大众电影》杂志社收到117939张选票,传达室里来自全国各地的投票信件如雪片一样飞来,编辑部手忙脚乱,难以应付,专门请北京女子三中的300名同学帮忙拆信,整理登记。校长亲自带队,有的班主任还从自己家里带来窝头和荞麦饼,师生们和编辑部的同志日夜辛劳,花了将近一个星期的时间才把选票统计完毕。

1962年4月27日,首届百花奖这场全国群众性的电影评选终于揭晓,上映于1961年7月1日的故事片《红色娘子军》拔得头筹,荣获最佳故事片称号。

## 难忘的百花领奖之夜

《红色娘子军》中吴琼花的扮演者祝希娟没有料到,这部电影会给自己带来那么大的影响和终身的荣誉。得知获奖的消息时,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上海组成了一个领奖团奔赴北京,出发前,祝希娟忐忑不安地找到谢晋导演,说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,怎么去领奖啊?谢导说,不用怕,去厂里的服装仓库找。就这样,祝希娟居然穿着一件借来的夹克衫上了火车。

次日上午到了北京,发现天气

已经很热了,厚厚的夹克衫穿得都焐出了痱子。下午就要领奖了,穿什么上台呢?祝希娟急得挠头。恰好,给苏联专家当翻译的姐姐来看她,她当场就换上了姐姐穿的那件蓝底白花的“布拉吉”。

1962年5月22日下午,北京全国政协礼堂,华灯齐放,鼓乐震天,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和周扬、夏衍、齐燕铭、陈荒煤等许多文化艺术界的领导都来了。休息室里,夏衍解释说,国家处在困难及“备战”时期,拿不出黄铜制作奖杯,想去订购一些景泰蓝或者是瓷器,影协也因为经费紧张未能落实。郭沫若接过话题,笑着说:“我们几个人自告奋勇,给你们得奖的同志写了几句话,钉了个框框,算是奖状,也算是礼物,不嫌弃,就做个纪念吧!”

热烈的掌声中,风度翩翩的北影演员、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副主席田方走上舞台,主持盛典。《红色娘子军》一举夺得最佳故事片大奖、最佳导演奖(谢晋)、最佳女演员奖、最佳配角奖(陈强)。

祝希娟穿着从姐姐身上“扒”下来的“布拉吉”花裙,像小鸟一样欢快地走上舞台,接过奖框之后,还代表获奖人员讲了话,由衷地表示要当一辈子人民的文艺工作者。

晚饭后,文联暨影协举办盛大的舞会,开场前5分钟,周恩来和陈毅等领导人走了进来,现场气氛一下子被推向高潮。大家纷纷上前邀请周恩来跳舞。周恩来笑着摆摆手,指着祝希娟说:“我第一个要请最佳女演员跳一曲,祝贺她!”

周恩来挽着祝希娟,一边跳舞一边问她,知道为什么叫“百花奖”吗?祝希娟回答:“因为毛主席提倡百花齐放啊!”周恩来满意地点点头:“我们不光要记住‘双百’方针,更要坚持‘二为’方向,就是要为人民服务,为工农兵服务!”

一曲跳罢,陈毅又上前邀请祝希娟。祝希娟面对这么一位元帅级的副总理,有点不知所措,几次踩到陈毅的脚。陈毅哈哈大笑:“跳舞嘛,就是在音乐中散步,更何况你是上海的学生娃娃,我是上海的老市长,没得啥子害怕的哟!”

整整60年过去了,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,从酝酿到诞生,到颁奖,那情形,一直留在祝希娟的心中。

据《大众电影》江平/文

## 张恨水苦中作乐

1937年底,张恨水和全家来到了重庆。他任《新民报》主笔,全家住在重庆郊区的南温泉三间茅屋里。战时生活艰苦,物质匮乏,吃穿用度只能勉强维持温饱;精神亦匮乏,没有任何文化生活,但他乐天知命、顺其自然,总能苦中作乐。

张恨水不善于博弈,只会下跳棋。有时已到深夜,窗外万籁俱寂,他停笔昂首,喟然长叹。这时一旁缝补的妻子便起身拿走他的纸笔,说:“你如果还不想休息,就来下跳棋吧?”张恨水说:“你和我真有共同语言,只有你了解我。”于是下罢三局,方熄灯就寝。

一次,朋友送给张恨水一把胡琴,他喜不自胜,抚弄把玩,爱不释

手。他到市区去,碰到有琴谱的书,都赶快买下来。每每午饭后,倚窗而坐,对着晴空丽日,空谷人稀,便掷笔取琴,依谱习奏。

他的夫人也深谙韵律。有时张恨水抚琴弹奏,妻子便应声而唱。张恨水得意于妻子的主动呼应,便文绉绉地喻之为“吹箫引凤之胜”。其妻故意反讽他:你这样拙劣的技艺,打个确切的比喻,就像唱歌人的左嗓子。张恨水很不服气地说:“那你为什么要应声而歌?”妻子回答说:“苦闷无聊。难道女人就不想有所消遣吗?你的琴技虽然拙劣,终胜过没有琴。也正好触发了我的灵感,哪有不唱的道理?”

据《人民政协报》崔鹤同/文